

# 我所懷念的教授們

薛人仰

我在中大求學期間所追隨的教授們，不下三四十位，當然每位都是學有專長，名重一時，而在我的印象中，有些連姓名都已淡忘，另有些教授，雖然我只選過他的一門課，相處的時間不多，他的儀態言詞，至今四十餘年還歷歷在目。現在趁中外雜誌社徵求懷舊憶往文稿之時，將腦海裏常想到的教授提出幾位，描述我當時的感受，同時也表示對老師們誠摯的懷念。

## 夏承楓着重實際

夏承楓先生字湛初，是當時中大教育學院教師中惟一沒有留過洋的。他身體魁梧，時常穿一件藍色長袍，滿口道地的南京話。我在四年級時選他的「地方教育行政」，一開始就讓我特別欣賞的是他着重實際，不要花招的作風。因為有許多洋派教授上課時，常喜歡在黑板上抄一大堆洋書名稱和章節，說是本節課的參考書，叫學生去參閱；他不管這些書學生手邊會不會有，就連本校圖書館是否有，他也不一定查過。夏先生從不來這一套，他要我們看的參考書，乾脆自己帶來，當堂交給學生輪流去看。他所講的絕大部份不是書上有的，而是他經驗得來的實際情形。他記得很多法規的規定，他也知道很多與法規不盡相符的事實，我們同學上他的課像聽前輩說掌故，興趣盎然，絕無枯燥之感。

夏先生當時主持三個實際問題研究：(一)縣教育局長問題研究，(二)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任務研究，(三)南京市中等教育之調查與研究。我參加了(一)(二)兩個研究，為此我們訪問過南京附近幾個縣的

教育局長，另外用問卷寄請江、浙、皖、贛等省縣市教育局科長填答，然後和夏先生一起整理收回的問卷，談論訪問的經過，這時，我自己感覺到我是在研究實際問題，不僅在大學「唸書」。

四年級下學期，照例有畢業旅行，我們一班分組南北兩隊，南隊赴江南、蘇杭，北隊參觀濟南、青島、天津、北平以及定縣晏陽初先生創辦的平民教育。我參加北隊，隊員二十幾個人，大家一致推請夏先生領隊，於是我們又多一段朝夕相處的機會。他沿途講解各地的掌故，每次參觀之前，必先將所要看的對象、概況以及應注意看的要點，對我們說明一遍，使我們胸有成竹，表現得相當內行，所問的問題也能讓接待人員不敢等閒視之。

夏先生之所以給我印象這麼深刻，讓我懷念他這麼久遠，一方面是由於他的爽朗的態度，親切的待人，研究工作之切實，使我由衷欽佩他，喜歡他；另一方面也因為他除上課時間外，和我們相處的機會很多，他不只是教書，也指導我們做事。因此我想大學裏若能真的推行導師制，若能聘任像夏先生一樣的教授擔任導師，那該多好！

## 艾險舟以子為例

艾偉，字險舟，是我在校時的教育學院院長兼心理系主任。他為人處事都非常嚴謹，不苟言笑。他開的教育統計、心理測量、教育測驗、智力論等學科，都和數學有關，每次上課，他深怕同學們數學程度不夠，儘量舉例說明，並且在黑板上演算，然後還

反覆叮嚀：「你們不要怕麻煩，只要記住公式，就很容易算的。」他對研究工作的手續規定得非常呆板，做時要求非常嚴格。我參加他主持的一項「教科書文字與插圖編排的研究」，先用幾十張卡片，每四張一套，每套上面印着同一個簡單的故事，但文字的排列方式不同，有的橫排，有的直排，有的分段多，有的不分段，拿給實驗學校小學部的學生看，看的時間長短、環境、光線等條件都相同，然後叫學生寫下所看到故事的內容要點，從而統計分析那一種編排會使學生容易讀，記得牢。

插圖的排列研究也是同樣做法，在同一套卡片上，插圖放在左上方、左下方、右上方、右下方、中間，或將插圖加方框、加圓框、三角形框以各種不同的方式，讓學生很快的看一眼，然後統計插圖放在甚麼部位，或加何種框子，比較容易吸引學生的注意力，使他們印象深刻。

這兩種測驗看起來都很呆板，但要使研究結果比較客觀，這不失為一種很好而切實的方法。我記得這種研究結果發表後，在當時小學教科書方面產生了不小的影響，教育界的論著中，也時常提到。

艾先生給我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家庭生活美滿，伉儷情深，喜愛兒女。我沒到過艾先生的家，但常聽到他談起他愉快的家庭生活。他編的「教育測驗」講義第一章，有一句：「小兒國一聽到鼓樓放炮聲，就會手舞足蹈，表現高興的樣子。」我們同學以為「小兒國、一聽到……」心想大概排字有所錯誤，後來經他自己解析，才知道「國」是他的剛滿週歲的愛子名字。

### 常導之俯仰無愧

中等教育專家常道直（字導之）教授，瘦長的身子，瘦長的臉，樸素的長袍，配上穩重的脚步，一看就是標準的學者型，他

著作很多而說話很少，聲音也比較低沉，所以上他的課，同學們都格外肅靜傾聽。記他的筆記很容易，因為他所講的一定按預定的綱要，循序進行，有條不紊。

常先生講課時態度非常規律，先抬頭看天花板講幾句，接着看看地板講幾句，再看天花板，地板……。從不看學生一眼。同學們說他是「道德文章、俯仰無愧於天地之間」。

有一次常先生討論到考試，他告訴我們一個故事，有一個學生應生理學的學位口試，主試教授問：「頭髮的橫切面是甚麼樣子？」受試學生不會，要求另換一題，教授想了一想問題：「頭髮的縱切面是甚麼樣子？」學生還是答不出來，要求另給一次最後機會，教授慨然許諾，再問道：「頭髮的斜切面是甚麼樣子？」常先生希望我們研究學問要直的、橫的、斜的面面俱到。

### 吳南軒說穿心理

吳南軒教授的「青年心理學」是當時很吸引學生的一門課，我們學生都是在青年階段，他講的青年各種心理狀態，我們都可以自己當場印證，尤其他講的青年在戀愛期那些徬徨、焦慮、惴惴不安、虛偽矯飾等各種表現，一下課就被引用作為同學們彼此嘲弄的「科學依據」。那時同班同學有許多是師範學校畢業後教了幾年書再來進修的，年齡已到家立業同時解決的階段，隨時都引用得着吳先生所講的心理名詞，那些「西宮」（女生宿舍）門前的訪客們，更是專心上這門課。

青年心理學內容最精彩的一段是青年所患各種「怕的病」，吳先生把二十餘種「怕的病」名稱用中英文寫滿了一黑板，其中包羅萬象：既怕失敗，又怕成功；有的怕被人忽視，也有怕被人重視，最絕的有「怕病」之病，更有「怕怕」之病（Phobo-Phobia），弄得當時我們全班同學都成了無胆之人。

## 蕭孝嶸絲毫不苟

蕭孝嶸教授是當時教育學院的台柱，他除教課外，同時主持七項研究工作，其中如「創製多方適應測驗」、「修訂古氏畫人測驗」和「編製情緒與人格之測驗」等項，都是先測驗過成千成萬人以後，逐步逐項訂正的。其他幾項研究，也都是先訂好詳細步驟，然後叫同學按部就班去做。例如拿量表去測驗兒童時，第一句要說甚麼話，第二句說甚麼，測驗者與被測驗者的座位方向如何排列，桌上應該有那幾件東西，都嚴格規定，絲毫不苟，以免有旁的因素影響測驗結果。

蕭教授在研究工作方面已養成了有板有眼的習慣，日常生活也是一樣的「科學化」。他有一個助教姓曹名飛，和我同住第三宿舍（田字房）同一寢室，有一天下午忽然接到蕭教授的電話，叫他馬上到教授家去，曹助教聽電話裏語氣似乎是有很嚴重的事情發生，連忙跑去，我們同宿舍的同學也都替蕭教授擔心。等了兩個鐘頭，才看到曹助教汗流浹背地回來報告，原來蕭教授削水菓割破手指，叫曹飛到鼓樓醫院掛急診號，約定醫生，然後護送蕭教授前往消毒包紮，現已安全回家。

## 徐子明背誦名著

在中大全校教法最奇特的要算是徐子明教授，他是文學院史學系的教授。我在三年級時選過他的「英美名著選讀」一科，當時我的動機是多學些英文，註冊時就有文學院的同學警告我，說徐先生的課不容易讀，他非常嚴格，有時會給學生吃鴨蛋。我爲了好奇，倒偏要試試看。第一堂課他果然出手不凡，先跟我們約法三章，說明他這門課所選的名著，不但要讀，而且要背，所謂背還不是紙上默寫，硬是要上台面對同學像演講似地大聲背誦出來，你們同學誰不願意背的，馬上可以退選。第二次上課同學果

然退了一半，只剩下十二羅漢。

他每次上課就發打字油印的講義三四頁，都是歷史名著中摘出來的。先叫每個學生大聲讀，他從而糾正發音，然後講這篇文章的背景，倒也滿有趣味。以後就讓同學們自己去熟讀了。下次上課，他坐在學生席，各同學輪流上台，由他點背一段，偶爾背不下去時，他也提示一兩字。要是背誦中途打結在兩次以上，他就板著面孔，哼一聲，那就是叫背誦者鞠躬下台的信號。

第二學期，我繼續選他這門課，同學只剩下三個。聽說上學期那些羅漢中，有的真的吃到他的鴨蛋。不過我自己却覺得選了這門課，受益不淺。因而我想起教學法的問題，我是教育學院的學生，我們研究的是各種新的教學法，而徐先生這種最古老的私塾式的教法，竟也使我們無法否定牠的功用。尤其是從前中學裏教英語，都是先講文法，規則背得一大堆，使得學生懂得文法愈多愈不敢說英語，更不敢寫英文，深怕犯上文法上的錯誤。倒不如私塾老師教四書，根本不講文法，只是硬背，結果學生寫起文章，倒也大都通順。這是徐先生給我們研究教育的一個啓示，不要以爲外國的新東西都是好的，更不要以爲舊的都是不好的。

## 羅許兩師最難忘

羅家倫校長和許恪士教授，對我的教導培植，比任何其他教授都深厚，因爲我在中大畢業就被留在母校實驗學校擔任教職，羅先生兼實驗學校校長，許先生兼實驗學校主任，後來許先生來台任教育廳長，我是他的主任祕書；我到黨部服務，羅先生是黨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。我追隨他們兩位，前後達三十餘年，直到最後我替他們兩位辦理喪事。對於羅先生的懷念之情，我已另有「吾愛吾師」一篇紀述，對於許恪士先生，也另寫在「許老師」文中，這兩篇都曾在中央日報及中外雜誌登載過，也另有文集收編過，所以在本文不再贅述。